

聊齋誌異

卷

貳

葉生

四十千

成仙

新郎

靈官

王蘭

王成

夢別

李公

鄱陽神

罵鴨

柳氏子

聊齋誌異卷之二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勞山道士

邑有王生行七，故家子，少慕道，聞勞山多仙人，負笈往遊。登一頂，有觀宇甚幽，一道士坐蒲團上，素髮垂領，而神光奕邁，叩而與語，理甚玄妙，請師之道。道士曰：恐矯情不能作苦，答言能之。其門人甚衆，薄暮畢集，王俱與稽首，遂留觀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一斧，使

隨衆採樵、王謹受教、過月餘、手足重繭、不堪其苦、陰
有歸志、一夕歸、見二人與師共酌、日已暮、尚無燈燭、
師乃剪紙如鏡、粘壁間、俄頃月明輝室、光鑑毫芒、諸
門人環聽奔走、一客曰、良宵勝樂、不可不同、乃於案
上取酒壺、分資諸徒、且囑盡醉、王自思七八人、壺酒
何能徧給、遂各覓盞、字競飲、先醕、惟恐樽盡、而往復
挹注、竟不少減、心竒之、俄一客曰、蒙賜月明之照、乃
爾寂飲、何不呼嫦娥來、乃以箸擲月中、見一美人自

光中出、初不盈尺、至地遂與人等、纖腰綉項、翩翩作霓裳舞、已而歌曰、仙仙乎而還乎、而幽我於廣寒乎、其聲清越、烈如簫管、歌畢、盤旋而起、躍登几上、驚碩之間、已復為箸、三人大笑、又一客曰、今宵最樂、然不勝酒力矣、其饒我於月宮可乎、三人移席、漸入月中、衆視三人坐月中飲、鬚眉畢見、如影之在鏡中、移時月漸暗、門人燃燭來、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、几上看核尚故、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、道士問衆飲足乎、曰

足矣、足宜早寢、勿誤樵蘓、衆諾而退、王竊欣慕、歸念
遂息、又一月、苦不可忍、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、心不
能待、辭曰、弟子數百里、受業仙師、縱不能得長生術、
或小有傳習、亦可慰求教之心、今閱兩三月、不過早
樵而暮歸、弟子在家、未諳此苦、道士笑曰、吾固謂不
能作苦、今果然、明早當遣汝行、王曰、弟子操作多日、
師畧授小技、此來為不負也、道士問何術之求、王曰、
每見師行處、牆壁所不能隔、但得此法足矣、道士笑

而允之、乃傳一訣、令自咒畢、呼曰入之、王面牆不敢入、又曰試入之、王果從容入、及牆而阻、道士曰、俛首驟入、勿遂巡、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、及牆虛若無物、回視果在牆外矣、大喜入謝、道士曰、歸宜潔持、否則不聽、遂助資斧遣之歸、抵家自謂遇仙、堅壁所不能阻、妻不信、王微其作為、去牆數尺奔而入、頭觸硬壁、轟然而踣、妻扶視之、額上墳起、如巨卵焉、妻揶揄之、王慚忿、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、

異史氏曰、聞此事、未有不大笑者、而不知世之為
王生者、正復不少、今有倉父、喜疾毒而畏藥石、遂
有舐癰吮痔者、進宣威逞暴之術、以迎其旨、紿之
曰、執此術也、以往、可以橫行而無碍、初試未嘗不
小效、遂謂天下之大、舉可以如是行矣、勢不至觸
硬壁而顛蹶不止也、

長清僧

長清僧、其道行高潔、年七十餘、猶健、一日顛仆不起、

寺僧奔救已圓寂矣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飄去至河南界。河南有故紳子，率十餘騎按鷹獵兔，馬逸墜斃，魂適相值，翕然而合。遂漸蘇，廝僕環問之。張目曰：胡至此。衆扶歸入門，則粉白黛綠者紛集，碩問大駭曰：我僧也。胡至此，家人以爲妄，共提耳悟之。僧亦不自申解，但閉目不復有言。餉以脫粟，則食；酒肉則拒。夜獨宿，不受妻妾奉。數日後，忽思少步，衆皆喜。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諸僕紛來，錢簿穀籍，雜請會計。公子託以病倦，悉

謝絕之。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。共答知之。曰。我鬱
無聊賴。欲往遊。曠宜即治任。衆謂新瘳未應遠涉。不
聽。翼日遂發。抵長清。視風物如故。無煩問途。竟至蘭
若。弟子數人見貴客至。伏謁甚恭。乃問老僧馬往。答
云。吾師曩已物化。問墓所。羣導引以往。則三尺孤墳。
荒草猶未合也。衆僧不知何意。既而戒馬欲歸。囑曰。
汝師戒行之僧。所遺手澤。宜恪守。勿俾損壞。衆唯唯。
乃行。既歸。灰心木坐。了不勾當家務。居數月。出門自

遁直抵舊寺、謂弟子曰、我即汝師、衆疑其謬、相視而笑、乃述返魂之由、又言生平所為、悉符、衆乃信、居以故榻、事之如平日、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、畧不顧瞻、又年餘、夫人遣紀綱至、多所餽遺、金帛皆却之、惟受布袍一襲而已、友人或至其鄉、敬造之、見其人嘿然、誠篤、年僅而立、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、

異史氏曰、人死則魂散、其千里而不散者、性定故耳、余於僧不異之乎、其再生而異之乎、其入紛華

靡麗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世也、眼睛一閃而蘭麝薰心有求死不得者矣、況僧乎哉、

蛇人

東郡某甲、以弄蛇為業、嘗蓄馴蛇二、皆青色、其大者呼之大青、小曰二青、二青額有赤點、尤靈馴、盤旋無不如意、蛇人愛之、異於他蛇、期年大青死、思補其缺、未暇遑也、一夜寄宿山寺、既明啓筭、二青亦渺、蛇人悵恨欲死、冥搜亟呼、迄無影兆、然每至豐林茂草、輒

縱之去、俾得自適、尋復還、以此故、冀其自至、坐伺之、
日既高、亦已絕望、怏怏遂行、出門數武、聞叢薪錯楚、
中憲翠作响、停趾愕顧、則二青來也、大喜、如獲拱壁、
息肩路隅、蛇亦頓止、視其後、小蛇從焉、撫之曰、我以
汝為逝矣、小侶而所荐也、出餌飼之、兼飼小蛇、小蛇
雖不去、然瑟縮不敢食、二青含哺之、宛似主人之讓
客者、蛇人又飼之、乃食、食已、隨二青俱入笥中、荷去、
教之旋折、輒中規矩、與二青無少異、因名之小青、銜

技四方、獲利無算、大抵蛇人之弄蛇也、止以二尺為
率、大則過重、輒更易之、緣二青馴、故未遽棄、又二三
年、長三尺餘、卧則筭為之滿、遂決去之、一日至淄邑
東山間、飼以美餌、祝而縱之、既去、頃之復來、蜿蜒筭
外、蛇人揮曰、去之、世無百年不散之筭、從此隱身大
谷、必且為神龍、筭中何可以久居也、蛇乃去、蛇人目
送之、已而復返、揮之不去、以首觸筭、小青在中亦震
震而動、蛇人悟曰、得勿欲別小青耶、乃發筭、小青逕

出、因與交首吐舌、似相告語、已而委蛇並去、方意小青不返、俄而蹢蹢獨來、竟入笥卧、由此隨在物色、迄無佳者、而小青亦漸大、不可弄、後得一頭亦頗馴、然終不如小青良、而小青粗於兒臂矣、先是二青在山中、樵人多見之、又數年、長數尺、圍如盃、漸出逐人、因而行旅相戒、罔敢出其途、一日蛇人經其處、蛇暴出如風、蛇者大怖而奔、蛇逐益急、回顧已將及矣、而視其首、朱點儼然、始悟為二青、下担呼曰、二青、二青、蛇

頃止、昂首久之、縱身繞蛇人、如昔弄狀、覺其意殊不
惡、但軀巨重、不勝其繞、仆地呼禱、乃釋之、又以首觸
筭、蛇人悟其意、開筭出小青、二蛇相見、交纏如飴糖
狀、久之始開、蛇人乃祝小青、我久欲與汝別、今有伴
矣、謂二青曰、原君引之來、可還引之去、更囑一言、深
山不乏食飲、勿擾行人、以犯天譴、二蛇垂頭、似相領
受、遽起、大者前、小者後、過處林木、為之中分、蛇人竚
立望之、不見乃去、此後行人如常、不知二蛇何往也、

異史氏曰、蛇蠢然物耳、乃戀戀有故人之意、且其從諫也、如轉圜、獨怪儼然而人也者、以十年把臂之交、數世蒙恩之主、輒思下井、復投石焉、又不然、則藥石相投、悍然不顧、且怒而仇焉者、不且出斯蛇下哉、

斫蟒

胡田村胡姓者、兄弟採樵、深入幽谷、遇巨蟒、兄在前、為所吞、弟初駭欲奔、見兄被噬、遂忿怒出、樵斧斫蟒